

工科女生的 文科爱情

GONGKENVSHENG DE
WENKEAIQING

木易
雨山
著

木易雨山读者

千呼万唤的口碑之作！

唇枪舌剑、斗智斗勇的

恋爱对手戏，

其乐无穷、笑点全中！

一个人如果走路掉进了同一个坑里，

第一次是意外，

第二次是倒霉，

第三次是不幸，

第四次……

一定要把挖坑的人踢进坑里，

把坑埋上。



工科女生 的 文科爱情

GONGKENVSHENG DE
WENKEAIQING

木易
雨山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工科女生的文科爱情 / 木易雨山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500-1542-5

I. ①工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6880号

工科女生的文科爱情

木易雨山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云
美术编辑	段文婷
制作	纪辉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	33000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9
版次	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25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1542-5
定价	2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39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手机又开始震动起来，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抓起手机不耐烦地摁下了接听键。

“在哪儿？”电话中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波澜。

我压低声音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学校！你在哪儿？”声音已经开始不耐烦。

我淡定地扫了一圈埋头读书的广大同胞们，小声说：“我在家呢。”

他在电话那头冷笑：“在家？在家需要这么小声讲话？”

我看了一眼旁边看科普杂志相当投入的某同学，更加淡定地对着手机小声说：“我妈在我旁边睡觉呢，我怕吵到她。”

果然不出意外地看到旁边男生嘴角抽了抽，鄙视的小白眼飞向了
我。

手机那头顿了一下，我似乎听到了磨牙的声音：

“别让我问你第三次！于陆，你到底在哪儿？”

你看你已经糊涂了，这不就是第三次了？

我并不是存心跟他较真：“真在家呢。”

“你往窗外看。”

我下意识地往窗外看，窗外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三楼，只能看到对面第七教学楼窗口几个模糊的身影。今天周六，除了特别用功的人会上自习，或来图书馆看看小书，其他人估计要么宅，要么疯狂去了。

只有可怜的我，要为了那全额奖学金而拼了老命。

扫完窗外无果，我直接问：“天上有什么？”

那头咬牙切齿，我毫不怀疑要是我站在他跟前，他会眉头不皱地掐死我。

“往下看！”

我抓住打开的窗户朝下望去，看到了我极为熟悉的一辆车，还有车旁冲我扬了一下手机的某人。

不是我对他的车太熟悉，而是他这车太拉风。这车他换了没多久。我毕业后的终极目标，不过自从他买了之后，我忍痛转移了目标。

因此不止一次被他嘲笑：“虚伪！喜欢就直接说，你说你喜欢，我送你开着玩都成。”

我冷冷地回答：“不食嗟来之食！”

要不是那次被他发现我喜欢这辆车，他会买来寒碜我？我不会傻到让他再羞辱我一次。我以后一定买得起比这辆更好的车。

我无奈地问：“干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下来。”

我答：“没空。”

他恶狠狠地说：“9个A！”

我火上来了：“别再拿这事威胁我，老娘不干了！”

我狠狠地挂断了手机，想想觉得刚刚声音太小，不够解气，于是手伸出窗外做了个拇指朝下的动作。

手机又震动起来，我一下子摁断了，要不是今天要等重要电话，我直接抠掉电池。

震了一下，有短信进来。手机在手中打了个转，我还是不放心地打开看了一眼：

“一分钟，你不下来，我上去！”

我又烦躁地抓了抓我的鸡窝头，想了想他上来的后果……与我一直以来做人的标准不符，于是，我决定下去。

怕他等不及真的上来，我又伸手朝窗外比了一回拇指，这次冲

上，是你很厉害的意思。

即使他智商不高，估计也会懂的。

我开始慢吞吞地整理东西，慢吞吞地绕过今天的同桌某男。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又慢吞吞地回头对他讲：“那个，同学，34页那张平台画得不错。”

他脸一红，没说话。

小样，别以为我接电话的时候你偷偷撕下来揣进兜里我就看不见。

破坏公共财产者，人人得而诛之！

楼下那人若真的上来，与我低调做人的标准背道而驰。

做人一定要低调。显然跟楼下那位扯上丁点关系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低调不了的。不过安全防火防爆规范告诉我们：力将人员伤亡减小到最低！

我一直贯彻执行！

我和他相识的过程不可谓不奇妙，至今回想，我这个唯物主义者都不免怀疑有一只翻云覆雨的小手导演了一场戏。

他的大名我早有耳闻。不是刻意去听，就算堵上耳朵也能透进来的名字我无法屏蔽，无妨，人名而已。石一，乍一听，还以为是他的家庭排行，想着计划生育怎么落下你这个祸害了呢？

这人，应该踢回娘胎重新塑造。

倒不是这人长得恶心巴拉太对不起围观群众，相反，这人长得太风华绝代，太花容月貌，太得瑟，太招摇……原谅工科女生的词汇量，已不写作文好些年。

长得太好就是你的错，太有钱更是错上加错。大学那会儿流星颶风早已刮过，不过后续冲击还是一波接一波的。又坏又有钱又帅的男生最不缺的就是群众关注的目光。

尤其是女生，这一点难得文、工、理意见保持了高度的一致。

大一开始BBS置顶的评论最多的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十一郎生活照、十一郎最新女友、十一郎动态报告、十一郎……

一张一张的偷拍照看起来还挺人模狗样。

他的文献检索关键词在一个“坏”字。

他不坏的话不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吃了我一记过肩摔。

我这人太低调，即使身怀绝技也从不显山露水。

从我记事起，吃过我过肩摔的满打满算只有3人而已。

第一人，是教我过肩摔的命苦的父亲；

第二人，是高中毕业聚餐上喝高了就找不到北，敢调戏我闺蜜的同班男同学；

第三人，就是他！

还被我摔过两次，你说这人得多坏。

第一次他伤害了我身体，第二次他强吻我。

请不要把第一次想歪。

那天我只是在学子路上驻足了几十秒，分神观摩了一下十三教学楼外挂的那个大屏幕，便感觉到了眼酸头也疼。

眼酸是因为被大屏幕上美女的卡地亚戒指晃花了眼，不是我崇尚名牌，我闺蜜喜欢这牌子，戴的不镶钻的那只都贵得吓死人，甭说屏幕上欲说还羞的美女手上亮晶晶的那款。

头疼……头疼？我反应过来，头疼是因为我被篮球砸了脑袋。

谁这么不长眼，往大道上扔球。

我捡起球，拍了一下。看到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边走边冲我打手势，我扔回给他。他一个漂亮的跃起将球稳稳接住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同学，不道个歉再走？”我问。

他顿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：“有这必要？”

“这事你父母没告诉过你？”

有这必要？看你在校园打球，应该还是学生，十多年的素质教育你都当屁给放了？连做人基本的道理都不懂？

他邪恶地笑，露出森森白牙：“你说长了眼睛的头跟不长眼睛的球撞了，责任难道在这不长眼睛的球身上？”

看着他潇洒地将球抛起，在地上弹一下，又接住。

我思索了一下，点点头，走到他跟前：“其实是胳膊的责任。”

然后我一把拉起他的胳膊，转身，翻过，干脆利落地送他与大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他落地时闷哼了一声。我皱眉：看着挺瘦，没想

到还挺沉。

我捂着后腰慢慢直起身子，低头看身前蹦啊蹦的那只篮球。我最讨厌不稳重的家伙了，于是一脚将它踢远。

我脾气本没那么差，只是被那枚报道者口中来历不明的戒指晃了神，气有些顺不过来而已。

原来气不顺的时候除了做实验时打翻王水、烧坏实验台、弄碎小试管以外，还可以找人摔跤。

只是希望下次别再闪了我的老腰。

我拍拍手，捋了一下头发，继续我要走的路。

那次偶遇之于我本就是一天之中的小小插曲，我甚至没有回头去观摩一下地上那人的表情。直到后来被他牵着鼻子跑，我才后悔当时没回头欣赏一下他被人过肩摔后的神情，应该会给予身处寒窑的我无限的碳氢化合物吧。

如果说那一次偶遇只是一只球的意外，那第二次害我跟他不得不纠缠缠到现在的偶遇似乎可以称之为缘分。

出了图书馆看到了他斜倚着车子盯着我，我没说话，绕过车身爬上了副驾驶位置。他人没动，眼珠子随我动，面色阴郁。

我努力将身体压低，以免外面人来人往见着我庐山真身。奈何我人高马大，扮不来小鸟，扮来扮去只扮成了鸵鸟。还好车子也同样人高马大，加上周六学子路上的人群只停留在层流阶段，不会达到湍流与急流，所以他明目张胆地约我出来，我还不至于沦为他风流艳史上那并不华丽的三流炮灰。

我敲窗：“咱俩换个地方，成不？”

一路上他将车子开得飞快。在我计算着这个u和这个s，到底产生多少摩尔SO₂陷入崩溃时，强忍住恶心的感觉开口：“停车！”

他瞥我一眼，摇摇晃晃地将车停在僻静的路边，我连滚带爬地跑到路边，蹲在地上吸了好几口新鲜空气才勉强压下翻上来的酸水。

眼前有他递过来的纸巾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事你做的可真不少。

我一把挥开：“猫哭耗子！”

“你别不知好歹。”

“我还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你刚知道？”

“就你这德行，还想开车呢？”

最近这人不像以前一样跟我硬碰硬。现在是挑起我火气后，让我这枚小钢炮一不留神打在棉花上，像个闷屁！我胃更抽搐了。

我冷笑：“我不怪你没文化，但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开车的人不晕车！”

平常我也不晕车，今天这坏人开得太技术了，一蹶一蹶的，车都受不了，何况人呢，更何况我呢？

“一个多月没见，你就这口气？”

是你一个多月没见着我，我可是想见不着你都难。每天一打开学校网址，那BBS上把你每日行程扒的，连骨头渣渣都找不到了。

我扶树站起来，转身抬头看他。

“为什么躲我？”他问。

“我干吗要躲你？”我反问。

“没躲我？打电话你不接，约见面你不到，就算今天被我堵住了，你还撒谎撒得挺平静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耐。”

那是你见识少。

“咱以后没必要见面了。”我不止对撒谎心平气和，对摊牌也是。

“这话不要让我听到第二次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无所谓，甭管你能听几次，这是事实！”

他冷笑：“我倒忘记了，你最拿手的就是过河拆桥。”

我回敬他：“我拆得再快也没你搭桥速度快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们两人皆一愣。我差点咬掉自己舌头，这是贬他吗？这是自贬啊。

他脸色一瞬间好起来：“你还要不要全额奖学金了？”

我脸更红了，气的！

“我长脑子不会自己争取啊，凭什么靠你？”

“有些东西，不是努力就能拿到的。”

他又重新开始刨那个挖了埋埋了再挖的叫作威胁的坑。

一个人如果走路掉进了同一个坑里，第一次是意外；第二次是倒

霉；第三次是不幸；第四次……一定要把挖坑的人踢进坑里，把坑埋上。

“拿不到又怎么样，大不了多做两份兼职。”

“兼职？”他青筋暴露，“累死累活的有几个钱，你忘了去年你累得犯胃病住了两天医院了？”

我老实答道：“忘不了，医药费你垫的，加上上次的3000，总共欠你3465.5块，到时候还你3500。”

他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，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你把我当什么？”

我陷入思考：

仇人？似乎过了；

朋友？明显未到；

同学？显得太远；

难道说校友？肯定会把他气死。

我思前想后，最终挑了个保险的回道：“师兄！”只能这样了。

他脸色更难看了，这是狠狠地盯着我，不说话。

我琢磨了一下，也许他刚刚的问话也不一定非要个答案，只是个问句而已。

既然口水吐出去，不能再舔回来，我干脆也学他，一声不吭。

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内力比拼，显然他段数太凹。我猜他是最近少了练习对象，疏于管理才对，曾经的我一直都是败下阵的那位。

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服软：“咱俩关系不是一直在改善中？”

口气怎么听怎么言不由衷。

我淡定地仰头看天，意外地发现没有牛在飞。

“估计火眼金睛的猴哥也看不出你口中的改善。”顿了一下我又补充道，“再说，咱俩没关系，别没事套近乎，整得挺热乎。”

“给你台阶你下来就得了，别得理不饶人的。”

“别介，您的台阶留给别人吧，我喜欢待在上边。”

他脸一黑：“你到底要我怎样？”

“是你太傻还是我表达能力太凹，那我就给你一句话总结：离我

远点！当初你说得清楚我也听得明白。”

他感兴趣地问：“我当初说什么了？”

我没吭声，自己说什么都忘了，我更没必要提醒。我想我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，你也别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撤退的时候到了。

“是不是我对刘洋的那句：我怎么可能跟你做朋友？”他心情竟然诡异地好起来了。

我怒瞪他：“这句是事实，怎么会惹到我。你接下来又说了什么？”

他脸色一下子沉下来：“你是为了那句话？”

我白他一眼，扭头便走。他却一把扯住我，我走得匆忙没稳住重心，被他一扯，来了个华丽大旋转，跌进他怀里。

我刚要抬头质问，他低头便吻住了我。

这个吻来势汹汹，即使我屈服极限很高，可他的强化阶段来得太快，我想进入颈缩阶段，却被他按住后脑勺进行了断裂后处理。

我们的战火由路边烧到了车身旁，我被抵在车子和他身体之间，脱身不得，我俩位置又颇为隐秘，连来往车辆估计都看不到这一幕。

这悲剧的破车，没有它做靠背的，我能被这小子这么顺利地拿下吗？

等他放开我时，我脸红气喘不说，连气都只有进的没有出的了。

他皱眉：“你中午吃辣椒了？胃不好还吃？”

我想吐口血先，您尝出我还吃了番茄牛肉方便面了吗？

不过吐血之前我一定要先做一件事，今天不灭了你，我于陆就弃理从文。

我拉住他的胳膊要施展我的绝招，却被他一下子拉到怀里，从背后紧紧搂住，我使劲挣扎，还是满身力气没法出手，被困得死死的。

他低下头，嘴唇含着热气，凑到我耳边：“第一次被你摔，算我遇人不淑；第二次被你摔，算是你初吻献给我的补偿；这一次被你摔，我实在找不到理由。”

我怒了。遇人不淑？你要不要补充证明一下你其实还是黄花大闺女啊？

他又说：“没道理第二次不摔这次摔，咱不能这样厚此薄彼啊？要不你给个理由，我考虑一下？”

第二次？你还敢提第二次，我的心冷下来：“我走了。”

他抱着我不说话。

我挣了一下：“松手！”

“不松你能怎样？”

“你大男人跟女人比力气，不嫌丢人？”

“不嫌，比起跟你在一块儿混，这点算不上丢人。”

我又一次被成功噎到，跟我在一块儿到底丢了你多大人啊？

我冷冷地问：“不松手打算干什么？让我留下来？到底是留下来再装一次你的女朋友，还是留下来再给你一次把3000块钱往我脸上砸的机会？”

他仍不说话，我开始卖力挣扎。他紧了紧胳膊又说：“如果不是换成钢镚太麻烦，你以为我会只用纸币砸？”

在经历过一次一沓钱迎面砸来的羞辱后，我又成功地被他羞辱了第二次。

我声音颤抖，牙齿咯咯作响：“看来我应该谢谢你。”

“不必！”他干脆利落地回道。

我觉得灭掉他的想法太荒谬，我人生似乎走错了方向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蜷起身体，胃里火辣辣烧起来。

我有轻度胃溃疡。心情好的时候冷热酸甜想吃就吃，轻易不犯；心情不好的时候喝口水都烧心。

我等的电话始终没打来，看来又没戏了。

我决定爬起来找点药。

旁边的人动了一下，我屏住呼吸，保持住目前半边身子抬起来的姿势一动不动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看来还是把她吵醒了。

我给她掖了一下被角，低声说：“妈，赶紧睡吧，我去厕所。”

她也坐起来，打开灯看我。

“你怎么起来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睡不着，看你翻来覆去的也没睡着吧。”

“嗯，咱娘俩聊聊天？”

她想了想开口：“想跟你说个事。”

我打消了去拿药的想法，动了动身子，跳了个舒服的姿势老实听着。

“今天你小姑来电话了。”

“怎么，又借钱？爸的抚恤金也都给她了。咱连房子都租不起了，要不是借钱租来这一室一厅，从上个月咱母女两个就得露宿街头，她还打算怎么样？”

说起这个小姑我就来气，放着好好的稳定工作不做，非要学人家投资做生意，家当搭进去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。她这人做什么生意呀，算术都算不清楚。

“别这么说你小姑，她拿了那钱心里也不舒服。但凡有点办法，能管咱家来借钱吗？”

“对啊，有几个像你这么实在的，一声不吭地把钱全给人家了，以后你有个好啊歹的，一分钱没有，怎么办啊？”

“人各有命，到了那分儿上再说吧。我就是担心你的学费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你别操心了，实在不行还有贷款呢，现在家里有钱的上学也贷款。生活费和咱家的房租我做点家教就成了。”

说得简单，做起来难，今年是课程最多的，9门考试，2门工程设计，2门实验，总共13门。

虽说我们专业从来也没清闲过，可跟别的专业相比，我们是越临近毕业，课业越繁忙。

石一最起码说对了一点，兼职真的挣不了几个钱。

要是能拿到奖学金就好了。

H大奖学金是出了名的高，不过也是出了名的难拿。

“我小姑找你什么事啊？”

她想了一下：“你小姑她给我介绍了份工作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给咱介绍工作？”

“说是一个不知名艺术院校的楼管，一个月1200，管吃住，在C城。”

“不行，我住女生宿舍能不知道那帮丫头们的德行啊，半夜不知道折腾到几点才回来呢，何况是艺术院校了，回头再把你给累着了，得不偿失。还在C城，离这里也太远了吧。坐火车都得八九个小时呢。”

我坚决反对。

“我觉得行，这样你住学校，咱就把这房子退了，既能省了房租，还能挣点钱补贴你的生活费，你就安心学习。再说我都答应你小姑了。”

我急了：“你咋不跟我商量呢？”

“这是好事啊，看看你小姑用了咱家钱那难受的样子，跑了多少地方才给我找了这么一份工作。这工作清闲，待遇高，有的是人抢着呢，我不答应她没准机会一下子就没了，她更难受了。”

“我不同意！”

“这丫头！不同意就给我好好上学，别背着我做什么兼职了，等你毕业赚钱了，我这当妈的立刻回来让你养着，现在你没发言权！”

我闷闷地说：“我申请上诉！”

“驳回！”

我不说话，胃里闹腾得更欢快了。

“押金我已经要回来了，有两千块，到时候先还给你同学。对了，问你好几次，你都没说谁借给咱房租了？”

“甭问了，说了你也不认识，问啥啊。他有钱，什么时候还都不晚，大不了多付他点利息！”

“你这丫头不能这样，人家帮了咱你怎么不感激啊？”

感激才有鬼！

“哎呀，我心里感激着呢，你别瞎操心了。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：“你这脾气随了谁呀？”

我心里一痛，倒下身子：“睡觉吧，我困了，明天再说。”

我一生中似乎最大的不幸就发生在初三那年，那一年我失去了脾气暴躁却疼爱我的父亲，从来都是温柔的家庭主妇的母亲不得不为了生计干些零活。本来家里供了一套房子，最后的抚恤金刚刚能将房子供满。母亲担心我们有了房子没有生活来源，于是选择卖掉房子，带着我租房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仅仅几年光景我们手头的钱不光厕所都买不起，连租房都捉襟见肘。

不断上涨的房租，不断上涨的物价，不断上涨的学费。

母亲坚持再苦抚恤金都不能动，我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坚持，与她坚持不肯再嫁一样，那也算是一种爱吧。

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小姑一来借钱，她就毫不犹豫地把钱给借出去了？

这些我不会去问，有些东西像不能愈合的伤疤，一碰便血流如注。

周日我回校的时候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只能打车，快到锦苑豪庭的时候我叫师傅一会儿停一下。

我坐在出租车里面打电话，手机响了两声被接起：“这么快就想我了？”

“在哪儿呢？”我听这声音不算嘈杂，应该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，“你要是在家，就下来一趟！”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快到你家小区外面了，你在家不？不在家我就走了。”

“在，上来吧！”

“不上！我东西太多，你赶紧出来，五分钟不来我就走了啊。”
这等人还要走表呢。

“都什么东西啊？”听着手机那端嘟囔的声音，我挂断了通话。

“你整的这些锅碗瓢盆往哪儿倒卖呢？”他指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出租车问我。

“怎么说话呢，这是我们家全部家当了。我来给你送钱的，先还你2000块。”

他没接，抱着双臂看我：“你这东西打算放哪儿？”

我直接将信封塞在他手里，转头便走：“你就甭操心了。”

他拉住我，信封掉在地上：“你别告诉我你放宿舍啊？”

我瞪他：“你要是丢了它也算我还了，别以后再跟我要第二次。”

“你那宿舍放了你这么多东西，还有下脚的地儿吗？”这人打岔的功力可真强！不过好像是事实。

“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放我这儿吧。”

“想得美！”我又好心地替他信封给捡起来：“你要是再给我扔了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他不接：“我说真的，难道你怕我把东西私吞了？里面有什么值钱的？”

倒是没什么值钱的，就是不愿意搭你这个人情。

“就当抵押品了，等你攒够了欠我的钱，想领走就领走，行不？”他把钱推给我。

“别想了，这还走着表呢？咱赶紧动手搬吧。”

折腾来折腾去东西还是被送到了他楼上。

陈姨帮我收拾了北边那个小屋，我们把东西放进去。我撸袖子开始动手收拾，被石一那小子拖出了房间：“陈姨会收拾好的，你就别献殷勤了。”

“你给我放手！”我拍打拽我胳膊的那只手。

“你那么勤快，要不帮我收拾一下吧。”说话间就被拖进了他的房间。

门一关，这小子就把我抵在墙上。

他低头邪恶地问我：“中午吃什么了？”

不好，这小子要发情！

我赶紧伸手捂住嘴，却没有快过他的手，手被压在墙上，看着他靠近的脸，我灵光一闪，头一偏，把脑袋擗在他肩膀上。

心里得意，看你怎么占我便宜！

然后身体一僵，这人舔我脖子。我咬他肩膀一下：“你给我老实点！”

他轻声一笑，改为抱住了我。

这个动作也让我不舒服，我想挣开。

“别动，让我抱会儿！”他牵制住我。

我冷冷地说：“你别得寸进尺，咱俩啥关系啊，你又抱又亲的？”

“你说啥关系？”

“现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，以后肯定没关系了。”

“你拧我？”我抓狂了。

“你嘴上少逞点能，身体就少受点罪！”

这话听起来可真别扭，难道你要给我实施满清十大酷刑？

陈姨的热情挽留我实在招架不住，决定留下吃顿晚饭。

吃饭的时候，石一说：“吃完饭，学会儿习再走！”

你凭什么再命令我：“我在哪儿学习不用你操心。”

陈姨笑：“也就你学习的时候，小石才会看会儿书，你留下学会儿，到时候让他送你回去。”

陈姨说话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

我看到石一得意的表情，这小子知道当着陈姨的面给我下绊子，我拒绝不了。

关键是陈姨对我真的太好了。

就算我不来的时候她也经常煲汤给我送宿舍里去，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。

虽然那汤实话讲，口味太淡，我不太爱喝，基本上都进了青青的肚子。

青青那家伙相当注重养生。

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，我打量着这个学校旁边最贵的高档住宅楼里的格局，一声不吭。

人和人的命运果然不一样，别人只是觉得宿舍住不爽，就可以大手一挥，买下一套精装修的三室两厅享受，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住过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不知是不是我努力隐藏的眼神仍是泄漏了我的向往，他漫不经心地：“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？”